

经典流芳

让读者感受到文化的博大

董强



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的今天，有一个现象曾令翻译工作者沮丧、令旁观者雀跃：机器已经可以通过“深度学习”不断提高智能。人们预测：正如阿尔法狗能够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有一天，人工智能通过不断地“深度学习”，也可以完成高质量翻译工作。姑且不论人工智能是否可以完成高水平翻译，我想就“深度学习”提出一些思考。

译者需进行“深度学习”

作为译者，人——而非机器——也需要“深度学习”。译者往往被想象成静止的、具有固定“水平”的人。我的意见是：正相反。译者的每次翻译都是一次挑战，一种自我提升，是一个“深度学习”的过程。这是翻译的美妙之处，也是翻译更接近手工艺者和艺术家的地方，超出理论可以统领的范围。

这便涉及对译者的定义，即一名译者需具备何种素质？

10余年前，我受委托将《论语》翻译成法语。之前，我翻译了《李白诗选》，曾作为国礼送给法国总统。但完整翻译《论语》对我来说依然是非常巨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渐渐明白了译者“深度学习”的必要性。

关于汉语，外国人中流传着一个美好的“神话”：汉语保存完好，逾千年变化不大，现今中国人仍然读懂孔子。诚然，由于长期传承，孔子的许多话语已经深深融入汉语，以引经、警句、转用语等多种形式在现代语言中成功“再现”。然而，越过这些沉淀在语言中的例子，深入到《论语》本身的海洋，任何一个当代人都会发现，在大部分情况下，如果没有专家的细致指导，读《论语》寸步难行。尤其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各种各样的阐释相互叠加，一句原文有多种解释。而在最后的翻译定稿中，即便译者可以在注释中加入其他解释，正文也只能选用一种。这要求译者在统一语气、文风、思

想、上下逻辑等基础上，最终负责任地使用一种解释，并用外语准确表达。

因此，翻译《论语》，首先要学习《论语》，把各种版本都拿来读。在字里行间看出一段一段的基本含义，直到一种能够说服自己的意义从中浮现。这是一种历史的穿越，需让各个时代的解释像地质层般清晰展现，然后进行挑选，将它们与《论语》本文中一些意义较为浅显明确、无需阐释的语句尽可能“无缝连接”。换句话说，最能进行无缝连接的解释，在上下文中最具逻辑性和说服力，这便是最佳选择。这是译者“深度学习”的结果，也是译者真正的“责任制”：一个译者署名时，最重要、最需担负的责任不仅是语言的准确或语法的正确，更是译文内在逻辑的合理性。说到底，这是译者最起码具备的能力。

译者的理想境界是成为创作者

于是，译者成了客观与主观相结合的高度责任人。客观，因为译者同时是学习者，必须学习尽可能客观的知识；主观，则因为译者需以全部感性、理性和理解做担保，做出如鲁迅“拿来主义”中“拿来”的决定。这是具有高度责任感的选择。所以，译者的理想境界就是同时成为作者，或译作创作者之一。

我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合著，并由我翻译成中文的诗集《唐诗之路》就是这种实践的成果。我们都不是唐诗专家，但都有阅读唐诗的经历和对唐诗的领悟，我相信自己对唐诗的理解高于许多国外汉学家和译者。因此，我为勒克莱齐奥的创作做了“担保”，这是一种道德性、知识性的责任担保。作为世界知名作家，勒克莱齐奥作品的文学空间辽阔深远，他从小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尤其对唐诗青睐有加。因此，他对唐诗的理解也具有广博性。他将唐诗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认为唐诗居于世界文学巅峰。同时，他对唐朝诗人的理解也从大处着眼，在抓住根本性特点后大笔简化。

我将法语诗集的名字定为《诗歌的河流将奔腾不息》，而中文名为



《唐诗之路》。河流与路，一为水，一为土。诗歌长流永不停息，与唐诗之路永远不止的意义相等，同样表达了时间的延续性，以及诗歌创作作为一种文化所具有的历史传承与变化进程，这是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理论意义上的“绵延”。在具体诗句的翻译上，我阅读各种专家解释，运用翻译《论语》时的方法，提取一种自己觉得最为可用的含义译成法语。唯一的差别是，《唐诗之路》的翻译可以随时经受勒克莱齐奥和法国出版社编辑的检验。事实上，精通英语的勒克莱齐奥从唐诗英译本出发，将许多诗歌译成法语。但经过对照，他与编辑都选择了我从中文直译成法文的版本，因为它们更“生动、饱满”，“完全是另一种气象”。

翻译是文化交流的责任担当

多数情况下，译者并非真正的“内容”专家。老一辈翻译家，如傅雷，往往与原作者进行大量书信往来，渐渐弄明白一些不懂的东西；或跟随一位外国导师，研究一种思想、一位作者后再去进行翻译。这说明即便是“业内的专业译者”，也要经过“深度学习”，只不过这种“深度学习”的过程，在翻译之前就已完成。反言之，许多译本不合格的原因在于人们误以为翻译有秘诀，一旦掌握，就什么都可以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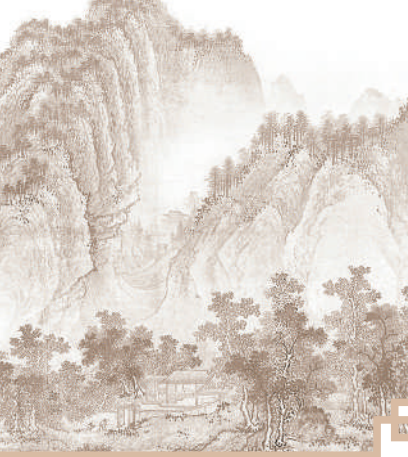
假如有“专业译者”，应是最善于学习——而且是“深度学习”——的译



▲董强译《论语》封面。
▲董强译《唐诗之路》封面。
资料图片

者。所以，译者越具备谦卑的心态，就越能够更好地完成工作；越具备责任心，在道德和知识层面勇于担当，一部译者的价值就越高。艺术大师安格爾曾留下一句神秘的话，令人回味无穷：“素描是艺术的道德担当。”同样，翻译是文化交流的责任担当。这对翻译工作者提出极高要求，译者需要不断进行“深度学习”，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唯有达到这一层次后，译者才能成为真正的“媒介”和坚实的桥梁，成为不同文化的深度学习者和“摆渡人”。无论翻译古代经典还是新人新作，一个真正的译者都在为一种文化中具有奠基意义和象征意义的作品寻找最佳“出口”，从而让读者感受到文化的博大，及其在当今世界中全新的力量。

董强，1967年生，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燕京学堂院长、法语系主任。2009年—2014年担任傅雷翻译出版奖评委会主席，2015年至今担任该奖组委会主席，并曾担任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类翻译奖评委等。曾获法兰西学院颁发的“法语国家联盟金奖”。主要译作有中译法作品《论语》《黑骏马》等，以及法译中作品《感觉的逻辑——德勒兹论培根》《小说的艺术》《乌合之众》等。



埃菲尔铁塔的建造者

朱晓云

“我有点嫉妒这座铁塔了，她现在比我更有名气。”古斯塔夫·埃菲尔曾经说。他说得没错，在这座巴黎地标式建筑即将庆祝133岁生日时，或许没有多少人记得工程师古斯塔夫·埃菲尔。作为埃菲尔铁塔之父，他拥有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遍布世界的建筑作品。

1832年，埃菲尔出生在法国勃艮第地区的第戎市。他的父亲是军人，母亲是木材贸易商的女儿。1855年，埃菲尔从巴黎中央工艺制造学院冶金专业毕业。次年，贝氏炼钢法发明，人们利用压缩空气制造出高强度、质量轻、可塑性强的钢，很快应用于桥梁等建筑构架。此时，埃菲尔在材料学和建筑方面的才华逐渐显现，金属结构建筑领域的领军人物查理·奈普威推荐他到西部铁路公司工作。在那里，埃菲尔设计并完成第一件作品——圣日耳曼铁路中的一座小钢板桥。此后，他一边承接全国各地钢铁桥梁的建造订单，扩大专业影响力，一边革新技术，改良钢材的性能。

26岁时，埃菲尔主持了人生中第一个大工程——波尔多铁路桥。这座跨度达510米的桥梁技术难度相当高，项目的成功大大鼓舞了他的自信。埃菲尔决定建立自己的公司。他

向创新和建设敞开大门，吸引了一批优秀工程师，事业蒸蒸日上。1886年，法国赠送给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在纽约落成，钢结构便由他的公司设计承建。法国尼斯观象台、巴黎时尚博物馆和匈牙利布达佩斯火车站等也都出自埃菲尔之手。

钢铁是欧洲工业革命的象征。在19世纪末的法国，各种用钢铁架构的桥梁、铁路、建筑争先恐后地出现在各个地区。此时，一座超过300米的铁塔，即将奏响这首钢铁进行曲的最强音。为迎接1889年巴黎世界博览会，法国政府决定建造一座高塔。竞标从1886年开始，参与竞争的设计稿超过100份，其中不乏别出心裁的设计，甚至包括一座能够照亮整个巴黎的花岗岩灯塔。而埃菲尔的方案能顺利竞标成功，并非偶然。除却钢铁在19世纪的欧洲成为时尚之外，他业已积累的专业声望和熟练的商业运作能力，都是重要因素。

对埃菲尔来说，参加巴黎世博会竞标，不仅能扬名立万，更能实现几个世纪以来千万建筑师的梦想。实际上，埃菲尔团队此前曾向西班牙巴塞罗那市政府提交过这一设计方案，但因预算过高而未受采纳。为避免重蹈覆辙，

他在媒体宣传和政府关系方面投入大量精力，得到商务部长兼世博会总展人爱德华·洛克鲁瓦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埃菲尔愿为这一项目个人投资80%，约为850万金法郎。评选时，他的方案得到一致通过。

埃菲尔铁塔从1887年奠基建造，到1889年正式对外开放，只花了2年零2个月。然而这一过程绝非一帆风顺。非议之声不断。媒体也没有放弃讽刺挖苦的机会，耸人听闻之词不绝于耳。这些并未动摇埃菲尔的决心。所有的零部件制作完成后，在战神广场进行拼装。埃菲尔夜以继日，盯在现场，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挡工程进度。巴黎市民对这一庞然大物以每月12米的速度升高感到既迷惑又激动。

1889年3月31日，铁塔竣工。5月15日，铁塔正式对外开放，立刻获得巨大关注。令人目眩的不仅是铁塔的高度，还有令人胆战的4台速度超快的液压电梯。至当年世博会结束，埃菲尔铁塔共接待游客200余万人次。因其造型，也被称为“钢铁夫人”。埃菲尔因投入资金而拥有铁塔20年的特许使用权，20年之后，铁塔归巴黎市政府所有。

无论作为工程师还是企业家，1889年都是埃菲尔事业的巅峰。然而没人

想到，仅仅4年后，他的事业就因巴拿马运河工程的贿赂丑闻而遭受重创。埃菲尔的公司负责水闸的设计和施工，虽未参与行贿，却同样受到牵连，造成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

埃菲尔决定从公司中撤出，并在余生远离建筑工程。在生命的最后30年，他将全部精力用于埃菲尔铁塔在科研领域的实际应用。他深知，只有使铁塔服务于科研，才能长久地矗立在巴黎中心。也正是他的研究成果，使铁塔成为今天法国的重要标志。

埃菲尔给予铁塔全新的定位：天气和天文观测站、风力研究站、物理实验站、战略观测站、电接收站和电力照明塔。自建立之初，铁塔即安装了很多科研设备，见证了科学史上的诸多“第一次”。1898年，欧仁·杜克莱特在铁塔和先贤祠间实现了第一次无线发报。此后，铁塔的无线信号传输向军事领域拓展。第一次世界大战马恩河会战期间，铁塔无线电台获悉德军因右翼供给出现问题，有意停止进攻，法军主帅根据这一重要情报进行部署，取得关键性胜利。此外，该无线电台还屡次破获伪装成商业电报的敌军电报。

后来，埃菲尔铁塔又被应用于广播和电视的信号传播。随着电视天线的架设，铁塔的最终高度达324米。它见证了几乎所有法国大型活动，新年烟花表演、跨年音乐会、大型体育赛事……每晚铁塔闪烁的灯光都会在塞纳河的微波中碎成点点星光，抚慰夜行的巴黎人。

1923年12月27日，埃菲尔去世。埃菲尔铁塔终于如他所愿，成为巴黎这座城市钢的钢铁地标。

很多著名艺术家生前穷苦潦倒、愤世嫉俗，直到死后才为世人理解和肯定，查尔斯·狄更斯却不一样，他是“时代的宠儿”；在世时其作品就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欧洲大陆乃至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引发巨大反响；文学评论家、学者和读者对狄更斯的喜爱与赞美，从他的青春时代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20世纪初，他的小说作为第一批优秀世界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中国。

1812年，狄更斯出生于英国朴茨茅斯一个普通家庭。他的父亲生性开朗，但又嗜酒成癖，不善操持家计，负下累累债务，给家庭造成巨大打击。狄更斯12岁时，一家人由于父亲的债务问题迁往马夏尔西债务人监狱。为了拯救困境中的家庭，狄更斯被迫中断学业到伦敦黑鞋油作坊当童工。在那里度过的6个月让少年狄更斯备尝艰辛屈辱，饱经人情冷暖。几年后，家境略有好转，狄更斯仍无缘接受完整的正规教育。

早年的困苦经历给狄更斯的创作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在往后的作品中，作家更多地关注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为了创作故事，他踏足伦敦的大街小巷和偏僻郊区汲取素材，这些地方和部分居民后来成为他笔下几个故事中的背景与人物。即使在成名之后，狄更斯仍多次探访各地的贫民窟和罪犯出没的危险场所，并在作品中表达出对下层社会民众，尤其是妇女、儿童和老人最深切的同情。

1836年2月，狄更斯以随笔集《博兹特写集》一炮走红，赢得文学界的关注。一家新成立的出版公司向他约稿，这就有了后来每月刊载的《匹克威克外传》（见右图，资料图片）。这部小说讲述匹克威克和他的朋友们的游历冒险故事，他们的足迹遍布英国乡野，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初英国社会的生活画面。小说问世后，匹克威克的名字传遍英国。

从1836年直至狄更斯辞世的34年间，他的小说长期在报纸杂志上连载，几乎从未间断。终其一生，狄更斯以平均两年一部的速度出版了15部长篇小说。如此高强度高质量的创作，仅靠天分是不够的。童年时期的艰难经历，锻炼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正是这些品格帮助狄更斯克服创作中的重重难关。

尽管文学上的成功给狄更斯带来名望与财富，创作的艰辛却也时常令他不堪忍受。在每一部新作诞生之前，狄更斯总是感到烦躁不安，并时常伴随对灵感枯竭的担忧。不过，创作也有比较顺利的时候。《大卫·科波菲尔》的开头颇费心力，但一开了头，故事便如泉水般汩汩流淌。1859年2月，狄更斯开始创作《双城记》，开头部分让他大伤脑筋，随着创作深入，小说主题渐渐抓住了他的心。

《双城记》是一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长篇历史小说。故事发生在18世纪后半叶的巴黎和伦敦，围绕着因得罪贵族而入狱18年的法国医生马内特展开。正如小说十分著名的开头所写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的对峙贯穿始终。小说深刻地揭露了法国大革命前激化的社会矛盾，强烈地抨击贵族阶级的荒淫残暴，深切地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双城记》出版后大获成功，长期稳居畅销小说之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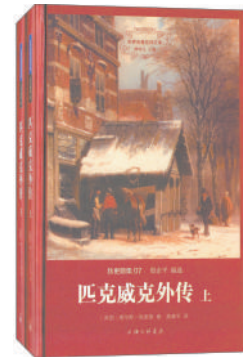
狄更斯始终把工作放在首位，在写作时会闭门谢客，全力以赴。在创作《大卫·科波菲尔》时，他可以一刻不停地写上8个小时。有一次，他的女儿在书房的沙发上养病。突然，狄更斯从书桌前跳起来，冲到一面镜子前，对自己做了一连串鬼脸，然后奔回书桌，奋笔疾书一两分钟之后又复如是，然后一言不发埋头写作，完全没有意识到女儿在场。狄更斯曾经给某位想当作家的人以忠告：“干这一行，需要把世上所有其它工作所需的耐心加在一起。”而他正是以这巨大的耐心、坚韧不拔的毅力投入到工作中的。由于完全投入其中，每次完稿时，他不仅没有感到如释重负，反而若有所失。

《大卫·科波菲尔》是一部具有强烈自传色彩的小说，有关童年、友情、爱情与家庭，结合了狄更斯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回溯和总结。小说关于童年的篇章写得尤为精彩，以孩子的视角展示了一个早已被成年人淡忘的童年世界，十分真切感人。主人公大卫真诚、善良、正直、勤奋，遇到任何困难都能坚定不移，任何时候都满怀信心和希望。这正是狄更斯的人格写照，也寄托了他的道德理想。这部小说语言幽默风趣，塑造的人物如孤儿大卫、贝西姨婆、米考伯先生等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典型形象。

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为了排遣创作前的不安、缓解长时间写作带来的疲劳，狄更斯养成了散步、夜游、远足的习惯。在开始写一部小说的新一期前，他几乎总要长时间散步。他向读者这样介绍自己：“我是一个天生的城市旅行者和乡村旅行者，我永远在不停地赶路。”在他的小说

狄更斯的文学成就

刘紫云



中，我们经常能“听到”街头的脚步声，比如《老古玩店》中的“那种经常不断的来回踱步，那种永无休止的坐立不安，那种把粗糙的石块磨得油光发亮的持续不停的脚步”，以及《双城记》中“那个角落一遍又一遍地发出脚步的回声”。

在一部书出版之后，狄更斯经常以一次长途旅行或远足来犒赏自己。1842年9月出版《游美札记》后，他与友人进行了一次“最快乐”的旅行。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散步、远足成了他的嗜好，风雨无阻。尽管患有严重的腰部风湿痛，他并未放慢步行的速度或缩短路程。有时，他一天花4个小时写作、4个小时步行。

狄更斯渴望成为另一个人，体验不同人的生活和感受，这种渴望甚至不能靠闭门写作来满足，当一个演员成为他写作之外的重要爱好。狄更斯总是抓住一切机会排练戏剧并登台表演，他将各类角色表现得活灵活现，有时候甚至一人分饰数个角色。1852年8月，他带领剧团访问英格兰北部，仅在曼彻斯特的演出观众便达4000人。1858年起，狄更斯开启了长达12年的职业朗诵生涯，一共举行了423场专业朗诵会，并进行了数次慈善演出。借助精湛的表演，他像魔术师一样主宰观众的情感，这带给他无与伦比的满足感。

狄更斯性格中的演员气质赋予他的创作极大的戏剧性，这种戏剧性又被注入到他笔下的人物身上，表现为被放大的、略显夸张的事件和情感。《老古玩店》中的主要人物、高利贷暴发户丹尼尔·奎尔普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设计侵吞了吐伦特的古玩店，还企图霸占他的孙女小耐儿，导致祖孙二人流离失所、小耐儿离开人世。从外貌到习性，狄更斯都将丹尼尔塑造造成彻头彻尾的反派：他形容猥琐、恐怖，一笑起来就露出变了色的犬牙，活像一只喘气的狗；他生性残忍、邪恶，从陷害他人中获得乐趣。这个人物被塑造得如此夸张，以至于不少读者和评论家都认为他就是恶魔的化身。

无论是写对作还是表演，狄更斯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兴趣。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很少读到安宁、孤独或沉思的场景。狄更斯生性活泼、热情坦率、精力充沛，喜欢唱歌、跳舞、讲故事，还会调酒、变魔术、催眠术。他对世人事物怀有无限的好奇，喜欢结交朋友，款待客人。他待人宽厚，总以最大的善意去理解每个人；而生活和人性的黑暗面，则因他的幽默变得滑稽可笑。通过他的作品，狄更斯将他的活力与幽默传递给一代又一代读者，获得他们的肯定和喜爱。

